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九

代李煜遺劉鋹書 宋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

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欵會屢達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
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
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致深素是
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
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
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

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禁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辭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且今黜閩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傚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仇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身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舍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

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拒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

不海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强益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益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

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憮望而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髙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髙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

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湘荆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界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邉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絶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趨國都則不數日而至

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揺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懐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没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人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

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於今頼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國顧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徳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

疏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玁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輮返斾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鏘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

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論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絶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煌

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於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

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

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邉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髙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巳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

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又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蹄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

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幷晉受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熈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説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恭然不習

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

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邉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討夙夜於懐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菑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

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舊漢邉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髙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邉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

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上時臣議制舉書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益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盖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

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

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帝王之正觀南朝之麗則可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獘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

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勿問
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
勲陳七十二賢之徳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
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
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
才必求為我䆁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
帝王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
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

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啟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寵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寵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

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於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獘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

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

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

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

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

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

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

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

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産毀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驚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

好直諫曰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約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較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

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

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

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寛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遊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

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

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髫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

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事不得其實

者切介甫不相識察被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

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惟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巳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

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附依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

失勢必有責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

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黄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

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較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

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茍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罷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

黄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從何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夫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庛空之處而直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

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度

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生所謂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開元之仲吕耶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茍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譊譊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范景仁書 司馬光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逺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為官光又可以黙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賢諫益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

夫以傳之光鄉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闡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髙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皆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沓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於

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耶當采而行之非耶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稾者益為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為已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稾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事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

誰望哉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輙取所上奏槀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玆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畧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務可罷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髙祖留止秦宫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益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為邉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悟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

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勑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

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善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傅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内則充朝

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已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

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顔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乞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

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

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為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

見顔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
十八里河翼日過緱氏閱游嵩詩碑碑甚大字尚未鐫
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於廟中
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
宫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
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隂天未甚
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

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嶃崒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牕擣衣石石誠異牕則亡有迤邐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

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絶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髪飆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道閒以譃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物也夜

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屐無苦昔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具體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縣玆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處初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忽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店爨烟熏燎又

塗塓其内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絶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辟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益薛老峯之北諸君疑古㕣辭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吕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絶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於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來及

此凡題名於壁於石於樹間者葢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菘螺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汩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宿之談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宋范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愯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

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

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君臣父子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耶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術者以相參較以為三者茍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或是然古以律生

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庣之量與尺合姑試驗

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黄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黄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黄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為尺耶豈得謂尺生於量耶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開元之仲吕耶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

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

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浴不敢不為此諓諓也不宣鎮再拜

與吴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為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

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淵然寖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家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麤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令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拔驍鷙之士孫吴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

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教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一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曾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劒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

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識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由以是薄禍亂由是以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外敵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

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與王介甫書　劉敞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

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倍徙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

與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畧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

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嚆矢桁楊接槢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内之則廣遊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

事其奬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答趙内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章晞閩人與之遊甚久以書自喜不茍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作善不真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

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畧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妄造謗毁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饑而死幾斵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邪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

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毁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毁介之人滿朝使某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後以合貴權

此褎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

與潘大觀書　張載

載啟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温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鄉兼聆被旨邉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猒山僻修慝免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暴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没諸儒嚚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他為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末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答横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

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

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義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虚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黙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茍不如是誠懼没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頤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輙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

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葢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髙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茍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疾没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

無名也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黙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故言無次序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情示下足以代面話

報韓維書 蘇舜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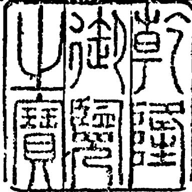
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余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論議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好

意相郵者幾希矣故閉户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稍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人之溥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追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

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良憫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醸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

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余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余宭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

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余以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余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一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修

修頓首載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余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

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余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余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余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余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余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

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受之雖余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余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余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

下既不能為辯其非幸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耳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

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

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没猶被褒稱今希

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

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余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余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余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懐故輙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修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

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令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正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

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捭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令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

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官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紏舉一信於臺官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

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黙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上范司諫書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

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

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跂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葢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

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論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

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投時相書　歐陽修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為文辭

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與欲悔其所難而返就其易則復慚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知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無

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

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

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

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

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

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

與亦勉之未臻與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

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

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黙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閤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答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陽修

修頓首再拜啟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邉自古常事邉吏無狀

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刼令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

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紛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茍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擢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與石推官第二書 歐陽修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

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繇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所不必論是以嘿嘿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

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
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
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
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
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
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
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斵木為棋梡革

為鞹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凖則如毋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弟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

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

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葢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

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與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說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

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葢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

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說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與郭秀才書 歐陽修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西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

讀其辭温容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繪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容既贄而主人必禮以荅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詞不以羔鴈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荅厚也僕既無主

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纂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賓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歐陽修

修啟鄙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竒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羈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葢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輙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

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耳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

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

幸察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修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

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閒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載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

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髙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

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
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
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滅之抑有
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
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
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
而後發其既殁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
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

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愚而幸賜之